

意树 心花

文化学者的
高原故事

杨晓纯 宋颖 主编

中国藏学出版社

学术顾问

白振声 陈庆英 格勒 郝苏民

湮没的声音及多语主义： 记录尼泊尔的语言多样性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Mark Turin

我成长于英国伦敦市中心，母亲是荷兰人，父亲是意大利人。我的周遭比比皆是来自不同国家、使用不同语言的人。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在家同母亲讲荷兰语，在外和学校讲英语，使我在双语环境中长大。那时年幼的我总讶异于人们仅用一种语言——即语言学家所定义的单语主义（monolingualism）——来表述他们所思、所为、所期冀、所梦想及所言说的一切。在八国集团（G8）里，人们讲一种语言司空见惯，说多语反倒稀奇非凡。这种单语的惯性思维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的现实有着强烈反差，因为从古至今，多语现象总是多过单语现象。由此，我对语言总是怀揣热忱，而这种热忱始终伴随着我的职业生涯。

在当今世界大约 6500 种的口头语言中，有超过 2400 种濒临

消亡。这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倘若所有人只讲一种语言岂不更方便？诚如我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韦德·戴维斯铿锵所言：“每种语言都是人文精神的一道光、人类思想的一片古老森林。”语言承载着独特形式的文化知识和口头传统。对世界上很多的群体而言，薪火相传的口头传统是他们塑造自己身份的基石，也是他们与祖先、土地，甚至是食物的纽带。伴随着语言消亡，已有的学习和知识传递的体系会崩塌，而所生的鸿沟将难以弥合。全球的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正通过建立濒危语言记录中心和培养新生代田野语言学家与当地积极保护和复兴自己濒临灭绝的语言的社区通力合作来应对这一困境。

作为一名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我主要致力于了解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过去的 27 年里，我的田野工作一直在喜马拉雅地区进行——具体为尼泊尔、印度北部和不丹。我的主要研究是在尼泊尔东部一个大约 3 万人口、讲唐米语（Thangmi）的社区。

唐米语是藏缅语族中一个从未被记录（underdocumented）且濒危（endangered）的语言。世界上的主要语言如汉语、英语、印地语及其他皆被全面地记录于文本、辞书、教材、文学、诗歌、科学出版物和可以回溯几百甚至几千年的文献。然而现存的 6500 种语言，大都从未被记录抑或未被详细记录。此类语言主要或仅仅以口传形式存在，即通过故事与歌曲传于家舍。濒危一词表示某物处于危险境地。我们常听闻此词用以述及动植物。生物学家用它提醒公众地球正面临丧失生物多样性的巨大危机。科学家划分生物种类为安全（如随处可见的鸽子和老鼠）、危险、濒危、严重濒危和灭绝（如恐龙）。然而，濒危不仅对于自然物种是一个问题，鉴于错综复杂的原因，它对于文化和语言也是一个问题。

从古至今，尼泊尔从来就不是一个单语国家。它是至少 4 个不同语系，大约 130 种语言的家园。其语言多样性只有巴布亚新几内亚和部分亚马孙区域可媲美。当我在唐米社区展开田野工作时，唐米语因没有文字系统及其使用者的流失而濒临灭绝。年长者垂垂老矣，携语言同其逝去；少壮者则独习国语：尼泊尔语。同世界上其他同等规模的社区一样，整个唐米社区迅速从多语（流利使用多于一种语言）转入单语，经历着剧烈的文化和语言变迁。

我在唐米社区的田野工作开始于 1996 年。当时，很少有公路通往地区首府泽里果德。下了客车，你不得不徒步到目的地。彼时的尼泊尔，两地距离通常以抵达目的地所需吃饭的次数来衡量。按照当地人一天吃两顿米饭配蔬菜的标准，我步行到阿拉普（一个接近西藏的村子）是八顿饭的脚程。四天之后，伴随着炎热的天气、身体的疲劳和对唐米语的满腔热情，我到达了目的地。唐米人惊讶于一个从欧洲远道而来学习他们语言的人。我很快被他们接纳，并开始在接受多拉卡镇的一些村子里学习语言。

我用三年中最美好的光阴来学习唐米语。三年之后，我对唐米语的熟练程度达到了可以讲一个笑话的程度。接着在第四年我的笑话终于可以引人发笑了。这段经历凸显出文化在语言中的重要性：尽管我在语法层面上达到了一个成人应有的水平，但在文化层面上我依然是个孩童，未能感知对当地人而言相关并有意义的东西。部分困窘是因我囿于从书籍中学习语言的习惯导致。这些书籍是他人字字明注、工于文法、皓首所著。对于唐米语，我所面对的情况是既没有基础语言手册做参考，又没有清晰的途径去习得，却要破译一种复杂且非书面的语言。于是乎既懂唐米语又懂尼泊尔语的双语人士成了我接触对象的首选。我田野工作的

早期时间都花在了使用（并提高）我已有的尼泊尔语来提出一些逐渐复杂的问题。如“用唐米语怎么表达‘那边的那个男人是我妈妈的哥哥（elder brother^①）’？”而就此问题，我则会收到厌倦又略生气的回答。他们用唐米语说“我已经告诉你，他不是我妈妈的哥哥而是我妈妈的姐姐的丈夫”，并接着喃喃低语“这个英国人学得真慢啊。”

学习唐米语意味着我不得重新变成语言层面的孩童，即我无法精确地像曾经那样表达自己，同时仰赖于他人纠正我的错误或翻译我的想法。比如唐米语的语汇格外紧凑，大概只有 2500 个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词”，而这些“词”在其他语言中并不总是常见。尽管在唐米语中没有表达“村庄”“桌子”“左”或“右”的词汇，但是却有精确的动词来表述“晒一整天太阳乏了”“染上虱子”以及准确的名词来表述“某种树叶的可食部分”或“卡在牙缝里面的肉”。换言之，唐米语词汇反映了那些对其使用者而言文化层面上突出的和有意义的事物。再比如亲属关系，这种我自认为在画了很多复杂的表格〔根据是否年长于说话人的父母、是否与说话人是血亲或姻亲，唐米语中有八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达男性（uncles^②）或者女性（aunts）长辈〕后终于掌握的表达，还会因为说话人的性别不同而不同。我第一次得知这种区别是和当地一名妇女一起工作时，作为一名“女性语言使用者”，她将我之前的理

① 英语亲属称谓中，brother（兄弟）一词可泛指比自己年长或年轻、有血亲或姻亲关系的男性。——译者注

② 英语亲属称谓中，uncle 及 aunt 用于称呼与父母同辈的亲属。Uncle 一词可泛指比自己父亲或者母亲年长或年轻、有血亲或姻亲关系的男性。Aunt 一词可泛指比自己父亲或者母亲年长或年轻、有血亲或姻亲关系的女性。——译者注

解彻底颠覆。学习唐米语宛若破解码但只能踽踽独行。这是一个让我激动不已、启发思维、破除对何为语言及其怎样运作的狭隘期许。如前例所示，语言远不止于字词。当你学习使用并理解一门和母语大相径庭的语言时，整个思想、社会和生态的新世界会向你开启。

之后的十年，我竭尽所能和唐米人一起记录他们的语言。在此过程中，我为试图在村子里学习唐米语的学校教师和当地工作人员编撰了一本袖珍三语字典（尼泊尔语—唐米语—英语）。我还编纂了上下两册共 1000 页的唐米语语法，一本唐米语三语词典，并翻译了大量的当地故事及宗教仪式的流程。

一言以蔽之，我们熟知英语、汉语、法语、西班牙语、梵语以及拉丁语，然而却对我们人类族群的语言多样性所知不多。鉴于语言可能是唯一将我们区别于动物的要素，这种对语言多样性的无知是触目惊心的。全世界的学者在试图记录和保护人类语言的多样性的时候，数千种语言濒临灭绝并很可能会杳然无踪于 20 世纪末。我们需要更多的人了解保护语言多样性工作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参与到收集、保护和分享这些优美的语言及其蕴含的文化表达的工作中。在过去的 5000 年里，语言的兴衰变迁与耕犁、刀剑和书籍息息相关。在这个数字化时代，键盘、屏幕和网络将在塑造未来语言多样性中扮演关键角色。语言和文化是人类共有的遗产，我们须竭尽全力地去保护它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意树心花：文化学者的高原故事 / 杨晓纯，宋颖主编. --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22.1

ISBN 978-7-5211-0377-9

I . ①意… II . ①杨… ②宋… III . ①青藏高原-社会调查 IV . ① K2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2) 第 022102 号

意树心花：文化学者的高原故事

杨晓纯 宋颖 主编

责任编辑 永 红

封面设计 翟跃飞

出版发行 中国藏学出版社

印 刷 廊坊佳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22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41 千字

印 张 21.75

印 数 1500 册

定 价 65.00 元

书 号 ISBN 978-7-5211-0377-9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E-mail: dfhw64892902@126.com 电话: 010-6489290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